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二十四回 訪門生縱談時事 得家書息影蓬廬

卻說曹小鬼愛他老婆小腳，欲掩蓋殺人之事。正慌亂時，鄰舍早已得知了，不一時鄰舍打進門來，問曹小鬼如何殺人，曹小鬼說：「他奸了我老婆為何不殺？」鄰舍道：「既奸了何不雙殺？」小鬼無言可答。鄰舍登時將小鬼夫妻雙雙縛送至縣中。縣官見曹小鬼並不恨小腳婦人，這小腳婦人又不肯認奸，並說：「我有夫家，是被這小鬼拐來，本無路伸冤，路遠又不能回家，他是有仇故殺，於我何干？」縣官見此情形不像有奸，並移文查其夫家亦係確實，遂以拐帶婦女，挾仇故殺論抵。這曹小鬼因此與章福及海盜諸人，這一日是行刑日期便一齊殺了。這小腳婦人送至夫家，丈夫以其跟人逃走，笑其無恥，不收留她，至夜便自縊死了。卻說這日殺曹小鬼之日，華如將頭伸出轎看時，早被有一熟人看見，原來便是孔先生。緣是先生本有意至蘇州尋華如覓館地，因初至蘇州不知路徑，正在蘇間不意一眼看見華如便跟進華如寓來。家人不認識，說：「你這人尋何人？」先生說：「尋魏大人，我是家鄉來的人。」先就與他通報。華如正愁著：「家鄉人這個來，那個來，我公館中又不是飯店，為何只管尋住我？」及至出來見了，卻是先生反又歡喜起來，便行了禮坐下。先生坐定了便說：「你果然善於變化，居然以時文換了功名，如今是得意了不得，故我到來要與你商量為我薦個館地，想你堂堂知府，登高一呼，必是容易。」

華如聽了便覺肚中苦膽水骨碌碌湧到喉間，便對先生道：「學生並不是朝廷的官，是在藥店裡做店官，學生是終日在這裡弄這些黃柏、黃蓮、大黃，最苦的二黃散尚無如此之苦。」

先生聽得呆了，心想：「我本來投奔他尋尋甜頭，不想他說出這許多的苦。」便道：「我不信。」

華如便把候補的苦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遭。先生聽了便說：「既如此，你是與出頭之日，哪怪你說了許多苦，但別個候補何以得差委呢？」

華如說：「我們讀書人，實在不會巴結上司，說話便要臉紅，又說如今熟洋務的上司卻看得起。現今要從洋務中尋個生路，不但做官的，便士、農、工、商四等人亦是好的。」

先生當時聽了這些話不在意，見華如愁容滿面，只尋好笑的說兩句，便說：「我們浙東人個個皆小腳你是曉得的，只有你師母是大腳，會種田，村坊上見了便取了許多綽號，如今我一路來至蘇州，滿街皆是大腳，皆個個一絲不掛，你可見麼？」

華如道：「你不要笑他，這裡人腳雖大，女人出息很不少，並無一個女人無出息的，所有賣魚蝦、種蔥菜、春米挑擔均是大腳婦人，所以街上除老病外從無女丐。若我們浙東，你看街上女人討飯的多，且如學生家個個小腳，個個吃苦，並個個做他丈夫的亦吃苦。若這裡女人雖未嘗盡是大腳，卻是大腳占了一大半，只是一件不該，個個女人會賺錢，卻是個個男人會吃煙，仍是無用，所以蘇州城中煙館有五萬餘家，其實害人不少。記得我公公臨終的時，托夢與我家父說一鴉片、二時文、三纏腳皆是害人的東西。從前學生中了的時候卻以時文得了功名，這一件時文猶不知他害人，至今日候補了幾個月，方信這三件無一件不是害人的。今日最要緊的莫如講求洋務，學生已買得幾種洋務書，先生空時看看便知其中頗有實用，然必我中國先去這三件方好專心去學他。緣外國並無此三件害人，所以富強，為中國所不及。雖鴉片一項，外國人亦喜呼吸，然近聞西人設立禁煙會法最好，學生看見幾條議論頗可採擇。至於時文一項，當時明朝方講究起來。初時並不害人，真真說到做不得，倒不是今日均皆空腔濫調。先生前頭勸我的說話，說是害人是說為時文中害了終身，學生今日所說的時文害人是說時文無真切受用處，方是尋源探委之論。若說時文無用，並將中國書籍廢了，此卻萬萬不可為訓。」

先生聽了亦說：「此話是極，我如今亦悟過來了，這書原是要讀的，只要善於變化，因時制宜，怎見得他們外國書是有用的，我們中國書便無用的。依我看來，必須將你所說的三件用法子禁的禁，改的改，然後害絕而利來。不但欲行洋務要去了這三件，就是周公孔子在世的時候！鴉片是不必說那時是沒有的，就說小腳，遍考詩書，記載說婦人美貌，不一而足，從未見過說過腳。人家說小腳起於潘妃，據我看來亦不是，總是將金蓮之典誤用，取其好看，娼妓家便學起來，男子見了因教各人妻女個個皆纏小腳。故從前有一女子罵男人愛小腳作七律詩一首，起句一時記不起，記得從第二句起是『觀音大士赤雙腳，不知裹腳從何起，起自人間踐丈夫。』這作詩的女子真罵得痛捷快爽。況今日要禁小腳亦須從男人立法方好禁絕。」

正說間，外間家人報說又有一同鄉人來見，先生迎出去一看：原來即是去年要到蘇州來的鄭芝苾。華如聽了心想：「雖萬處添了人口，須我破鈔，卻來的均是故人，且皆父執，談談心亦好。」彼此見禮，閒文不必贅述。華如便問鄭先生：「你為何來到此地？」先生從旁遂將芝苾前年所說被朋友欺弄，生童折本細細的述了一遍。又恐芝苾見了華如便要令其薦館地，恐要惹起華如心事來，亦將華如方才說候補苦楚亦一一說了，芝苾亦聽了開口不得。是日華如便叫家人鋪了兩張牀請他二人住了。

原來芝苾是與這孔先生平時常往來的，勞師母母子平時皆是認得芝苾的。這回芝苾從江西回來，路經過廣豐，遇著了先生兒子阿牛。芝苾問了，知他父親三年未回，芝苾早就打聽了，知他父親聽得華如在江蘇候補，要到江蘇去，便將此話告訴了阿牛，又說：「我亦要到蘇州去。」阿牛便托他寄了一封信來，芝苾便帶了信尋著華如公館直走進來，卻是華如正與先生談論。

這一日至當日晚上芝苾便將阿牛信取出來交與先生，先生見了一面驚喜一面說：「原來他們猶是在的。」眼中不覺流下淚來。又說：「我一別三年，何處不曾尋到，不料芝苾兄你卻遇著了他們。」急忙將信拆開一看，喜的大笑起來，便說：「定後我總尋不著他們母子，即疑心在我岳家，不料尋到岳家亦不見一人，原來他們母子果然與岳家搬到山中去了。這如今叫我回去，我明日即要動身了。」

芝苾問他：「難怪你三年未曾回去，今日為何這般大喜，可說我聽聽？」未知先生說與不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